寓林集

寓林集卷之六

武林黄汝亨貞父著

序

壽鮑翁八十序

予始來白門鮑生良思以弟子見甚得也久之生言父松亭翁雖起家服賈好與賢長者游願望見先生予倒屣迎之意其年七十上下耳而目光炯炯射人衣冠甚偉登降有度儼然儒紳也問其官則隆慶改元之歲以貲爲郎將五十年矣予戲以爲莫非王臣

而翁尤舊德眞我願從遊於是過翁飲酒宴笑爲賦松亭之什而翁父子亦甚空予之樂易也問翁年則明年七月翁巳開第八袠矣良思之友某某輩欲得予文爲壽而又慮予官滿將去遂預以請予曰固也微諸君請予亦願有言也夫松亭翁其先寠人子耳擔囊提筭服牛騁馬奔走吳楚揚粵之郊不十年富埒封君身膺王爵訓子孫而潤色之而又能治其威儀以自達於公卿翁豈猶夫人者哉嘗取所謂松亭集者而披之自相國冢宰而下其間秉旄仗鉞之吏

天子文學侍從之臣下逮山林孝秀莫不爭爲詞章以頌翁之德此豈一人之私而又豈每人而悅之者葢翁之行誼足以資文林之藻績而翁之精神固能浹驩於士大夫間也頃翁復爲予置酒賓主相對肹默察翁見其骨稜稜而神奕奕目光炯炯如昨酒闌樂撤予有倦色而翁復手觴獻酬因敘少年遊歷及今時食飲起居狀葢牙籌不休而室有姬侍予大笑引滿嗟乎此非期頤之徵也歟譬之松焉有蹴於足者有拔於手者有斤斧於拱握者有幽崖絕谷而終

其天年者亦有名山孔道車馬之所蔭蔽鵠鶴之所棲鳴高人韻客盤桓嘯咏其下殆無虛晷而蒼然玉立卒莫有害蓋千尋之榦其非手足斤斧之能侵也明矣敢以爲翁壽若夫翁之好行其德與其他大節已略見於諸公長者之文而予於翁父子游最習翁伯仲子巳五六十長者兄弟輩稱觴怡顔樂當無涯而尤喜翁少子良思之能友于以聚順也遂以所䙝記者頌焉

黄翁七十壽序

太史公有言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世之所謂富人者我知之矣蘭膏明燭酣歌恒舞呼盧呫梟役貧使氣務快意而止而孝友以爲政慈儉不先以爲寶一切漫漶不問及覼計研之徒范少伯三致千金悉散與貧交疏屬太史公傳之爲貨殖首而他書稱二人仙去不死嗟乎此非適力行德之分歟光祿寺署丞黃公新安門人如鶴父而吳懷謙元益之姻家翁也九歲而孤稍長孝養其母念儒劬薄無以供匕箸與其伯仲迭出治鹽於眞眞江淮都會豪

猾萃淵藪日盱雎譊予公慤而肅待以誠壹毋敢動比冠析著居巢問審時善任人業愈起一日歸爲母壽曰兒不孝有四方役不長娛膝下今菽水幸給願推其羸使羣從鄉閭溉母澤母喜曰即此是孝矣於是自親覃疎或饔飧以養其老或衣食以俟其壯賈者假貸之讀者資給之谿爲之成津梁溝爲之掩胔骼人有須公者輒曰此老母志也既而母夫人以壽考終堂冬月窆雪蔽途不辯牛馬臨祖候霽人以爲行德報而公益鼓舞不倦浸漬濃郁邦君聞其風而

高之請賓鄉蜡謝不敢當邦君益重公固請以往質以恩例得官曰我孤兒也而黃髮我庶人也而銀青涯分以踰不可更自豐殖盡謝其事而日攜諸孫遊婆亭圃彊飯養恬已矣夫公固素封力足以自適而問所奉養則室無季女廚無衆殺袘無絲縞朕則公之自幼至老爭時鬬智以坐收廉賈之羨者凡以爲行德地而非他貨殖私其身者比其計研范蠡之流歟公今十月七十春秋矣且有子如鶴廩學宮貯學績文他日必脫穎出而內外曾孫凡三十餘人必多

滋蘭樹玉之秀以貽翁百年者又翁爲魏郡太守香之裔香九歲失恃性至孝而香子㝡璦孫琬相繼馳聲漢世翁餘慶或當與之類乎故併論次之以授吳君元蓋進而頌岡陵侑壽斝焉

壽詢法師五袠序

某不慧無文則未敢輕談道妙亦自幸夙有微緣少時見先慈嚴老而敬事佛齋誦不輟胍胍有動年十九與劉抑之讀書聖水寺偶與葦航法師會宣説楞嚴雅好之又好靜息默坐坐起即清談丙夜不休廿

餘年來流覽諸趣浮沉于青生俗吏之務聖水之意
幾不爲我有詢禪師有華嚴徑去余家不遠亦少良
晤曾一面之語溪經席則心識之迨予自鍾陵還家
課兒讀書其林而乃旦夕與師周旋聖水之意恍惚
復來乃知師性樸質見地沉朗不與今之法師馳
騁于語言文字而悍然于棒喝侮智欺癡愚者比庶
幾乎吾儒闇然之光佛子真實之義矣師今行年五
十修證不倦固其根器自來抑何所受授而臻斯境
問之乃系出山陰任氏之族十九從雲棲大師受記

剃落二十外即遺形骸歷寒暑涉牛山少室諸名勝遍訪知識探正法眼而歸復從雪浪師日究羣經夜參禪寂嗟乎本雲棲之眞修通之以雪浪之實解安其泓朗映徹能澄然照人即以寻之不慧而能提寻聖水之初意津津乎可會而不可竟他可知也師學行諳實不欲以名號動人爲海內傾渴者所仰迫而應之年三十六方振揚宗風自吳門訖今所歷道場巳饒三十餘會每一設席幾千餘人飫智海而潤玄津者無算總之皆從心開藝語無妄發發無倦施故

也衆義俱曉于法華楞嚴尤得衣中之珠學者罕得
而窺焉獨涉獵佳山水境與意會必有題咏有如啖
蔗必入佳處人或疑其務外師笑曰正謂本心除矣
耳何外之有嗚呼斯之爲妙果不可以華實內外判
也非師亦惡能臻斯境也哉易有之過此以往未之
或知以師之實修實證五十以後其所詣眞實玄妙
不知當何所止息某卽不慧倘謝塵鞅而歸休乎林
間老不厭學華嚴經中與聖水參會師是時當必有
笑而頷我者卽以斯文爲印而與師諸弟子宣讚無

量壽從前講解又當付之恒沙億萬也師弟子大琳廣背等聞斯語俱合掌前請曰此時且乞明公施此語爲吾師無量之初祝

壽劉母羅太夫人七十序

宮諭劉雲嶠先生起金門玉管之業文學侍從稱天子私人日就隆貴其爲凝鼎阿衡之日不遠天下固以爲先生必以天子之私私所親日飫于大官之珍餙法醞而霞帔雲冠需用于五章之服以極寵一也者爲尊養而先生之于母夫人獨不然當其入中秘

擁板輿而俱也珥筆之暇左右晨昏固曰以毋夫人
也壬辰之春坐未暖席請于　上擁板輿而歸則又
曰以毋夫人也已一再强起副　主上眷注出簡入
闔之材以棟宇淸廟入雍容備邸論說經幄沃乃心
納誨稱至近重臣人以爲先生固安之而某時上春
官趨京師得以故人見因見先生朝　天子出而攢
眉若且謫天王聖明也者而不能無軫當世之慮朝
太夫人出而解顔若幸肰曰有毋氏之聖善在于是
乎抗疏論天下事未幾又復請于　上擁板輿而歸

則又曰以母夫人也先生抵家無幾時某以鍾陵令至鍾陵去先生家數十里而近先生固嚴重不輕與郡縣吏通某亦不敢以鍾陵令見顧猶得徼故人雝睟于玉嶺山之舘坐語移日因敬問太夫人無恙則先生爲輾肰笑曰幸甚健七是季夏七之日爲七十春秋矣某亦爲輾肰引觴者三問何以爲太夫人壽則先生笑不答某于是離席前先生言曰人情固有劊大官餉去尚方之珍餘法饈而甘園疏野蔌若飴者乎充珈重珮鶴繡象服不以爲適而適布被襟袖

者乎進而朝堂三公九列以下置牛酒相勞吹竽擊鐘萃海內能言詞之士詠南山歌未央不以窮人世之極榮而欣然與宗族子姓閭里之衣冠杯榼而相盤辟周旋爲愉快者乎若此者丈夫之所難也而太夫人易之　主上方嚮用師傅之臣日惟鹽梅舟楫是賴無釜鬵堂陛之嫌朝紳綵茱衣鼎食參養無靡鹽尸饔之嘆而先生若有所慊然以去而愉然以返未嘗斯須釋治世明士之戴而恒以戀戀膝下爲驩若此者丈夫子之所難也而先生易之然則先生所

以壽太夫人者易言哉古之爲人母者若嚴雋陶三母之著其子于名也不兼節也其爲人子者捧檄而喜以養其外介山之攜而俱隱以養其內也似也烏有進而匡主退而將母中有所獨至而母子之間融融泄泄兩相恬愉于志意之表而不以告人者若先生所以事太夫人與太夫人所安于先生其引日將月寧有量乎異日者即鼎鉉阿衡以爲大業而光顯視膳尚璽視寶中秘視詞以爲太夫人千秋彼太夫人所以爲千秋者不在也先生于是輾然起謝曰以

子之善頌也而不敢當亦以子之善頌也庶幾解予田間之適以代五鼎其于是忘其俗吏之賤退而授之副墨登之太史之堂申頌禱焉太夫人他懿行及讀書曉大義通古女史有謝王夫人之風其謚戚有道之者不具論

許母吳恭人七十壽序

今人子所致於親與親朋之爲人母也莫不有文辭玄黃之飾稱觴上壽動相矜詡以爲固然然婦德不外著考其所稱述惟米鹽絲菜筦籥之能或督臧獲

婷媵拮据蚤夜而已共上則戒矜槃修腠臘俎豆燕
饗而已乃若道義隆推讓智略經世務廉節敦風範
則發眉丈夫之所難而余得之許恭人恭人許中丞
華峰公之繼配也中丞之封翁覲峰公家素饒恭人
以中丞公業已祿食安得復議析著請悉捐其貲推
之伯季不有一錢中丞公初令閩時海寇猖獗屢㓗
師徒沿海諸邑波濤不靖令造戰艘而閩首事匠屬
艘形以進恭人見而驚曰此艘底淺艙深於法當敗
乃出新意改其式後各邑艘果皆僨而閩獨完音韙

夫人登襄陽城謂西北角當先受敵於角斜築新城襄陽賴此得完人以爲夫人城此亦可名夫人舟也中丞以治軍旅殁於貴陽左右具言例得檄所屬貯嘉肺之入爲槖中裝恭人按籍計可三千金而羨立卻之遂彙册送三司以成中丞之廉諸縉紳聞見者相傳頌以爲美談此與李畬諸母不受御史臺所賸祿米及還脚車錢者何異然則米鹽拮据與閨閫中饋之能世人所兢稱以爲壽者恭人不與之爭也而鬚眉丈夫所高義讓智略風節之事恭人勿遜也然

則烹鮮割肥吹竽鼓鐘珈珮尊榮之飾不足以增恭人之德色而人世所稱壽類迂豔其辭希心不可有之事非金母之桃則佛母之蓮年則長生壽則無量孰與吾恭人皈佛而不至梵刹通佛理而不佞佛事如閩邑之艘全閩生靈是長生之術也却金以成中丞公廉而燕翼其子彊學力行登孝廉之船名位未艾是無量壽也以此而稱不朽觴千秋比世所羨耋耄期頤者不猶朝槿夕菌之與喬松大椿乎哉恭人七十懸帨之辰爲冬十月恭人之子孝廉君將以秋

深上公車寺子芃榛爲孝廉君子壻於禮當爲大母

壽而不敢以世俗之文進也以此正語實義登孝廉

君之堂孝廉君再拜引爵誦寺文以爲恭人侑

壽方母鄭孺人八袠序

王介甫有言祿與位庸人鄙夫之所恃以爲榮也賢

者道弸於中而襮之以藝無祿與位以爲父母榮而

父母亦喜無量夫父母之欲其子之貴也甚於其身

之壽故顯親揚名仲尼亟取焉而論大孝者亦有徵

於祿位聖人之經炳若丹青介甫曾不聞乎聞之而

故爲高論以舛馳相背亂介甫雖拗當不敢也豈經
所論以昜孝子而介甫之言則賢父母之心若此乎
吾友職方氏方君孟旋道咖而藝禄海內莫不聞老
于書生者三十年而其母鄭太夫人恣乎貧且賤也
及孟旋成進士登朝涖官分司留鑰之重太夫人春
秋八十發服象揥以就大官共養而澹然泊然視其
子猶書生而自視猶書生之母也夫書生之母與太
夫人相去遠矣而太夫人一之是不以貴賤貳也不
以貧賤貳者不以夭壽貳者也然則過此以往雖閱

期頤歷千秋其自視也與嬰稚何貳而况今日者八袠之始開乎嗟夫此孟旋之所謂人貌天行無懷葛天之民者矣壽莫壽于無懷葛天孟旋之所以願其母至矣哉夫賢父母固不以祿位易子之道藝然以孟旋之道藝而祿與位又偕壽母之春秋以方來如日升而川至吾又以知孟旋之言不勝乞學士大夫頌禱之辭不黲摘殆將膖脫筆秃而莫殫其形容也予與孟旋同臭味先後起貧賤羡孟旋板輿之樂而竊深陟屺之思故反覆于祿位以褒孝子而娛壽母

且喜孟旋能以聖人之道孝其親而不徒退托于介甫之言以自安也聞太夫人神明清湛年雖高猶日率羣婢妾作女紅至篝火不已或隱閒穿繡針此其壽徵真未可量者無俟予言乃若神之凝而德之至卽以孟旋視無形聽無聲求其髣髴者不可謂不微猶自謂若醉若飫而旨與味終名言之而莫克舉而鄙人又何足以窺之

羅母馮孺人六袠壽序

予與玄父周旋久卽一日別亦未嘗去于懷是役也

予微天幸而玄父乃斂裹以歸予固刺刺不能已而
玄父故湛靜庶幾聞道者亦若有抑欝不展之色問
之則又不獨以去予左右也曰大冠之母及今而六
十春秋矣不以此時稱升斗而以綵衣歸舞也問母
懸帨之日則為孟夏三之日趣行猶可及于秋而賸
也于是玄父為酒㷔色愉而予亦為玄父喜且自悲
也曰與第而嘆不逮與逮而以遲一第易孰愉者乎
于是玄父喜而躍焉若忘其去我者而予即促促不
能文不可無以為母壽且以予之壽母也而文也與

哉蓋習聞母之賢彤管不勝書方母偕野亭公事翁仲山公也家故貧仲山公善飲母恒減半菽以給五斗蓋竟翁世而靡所不承其驩心仲山翁老而呼孝婦非吾婦吾女也野亭公治家嚴母承以寬野亭公起家人務嗇母承以施野亭公氣岸疎宕母承以密蓋帷簿之內有莊師友焉長君重卿及玄父服儒而儒行玄父且以儒售仲叔服賈而賈貯且以賈之門而仁義存母顧復教訓無儒賈一也繇是以覲孝莊慈母三善備矣即諸子敝衣而疏食母之所爲六年

與日月遠者固在而且玄父積學力行懷忠信待舉其為豐年在也夫逮而以進一第易玄父且愉況第而循逮有此日月也融融洩洩寧有既乎小人有母未嘗君之羹予固不能不于玄父之別絫欷太息而羨玄父之有此歸也豐多故親寡旅予即幸而第不知所遭際建豎與玄父奚若玄父行矣余即不文請為頌南山崗陵之章以遙為母祝而予所食母德未報者亦不勝書焉

吳母程孺人七十壽序

中翰吳子敬之母程孺人以甲寅七十春秋吳子預徵言于黃子皇皇焉惟是一命之未將而將片言代五鼎黃子謝不敏以語吳子曰夫年壽亦生人所時有也要期于至貴至貴國爵屏焉壽莫上焉夫簪纓冠佩之爲貴也國爵也道德有于身仁義腴于閭教化行于子孫而型范世世此所謂至貴士君子之所服也令婦人而服士君子之行閨閣而立型范斯其爲貴也至矣爲年也大矣奚一命之榮而片言之傒吳子聞之爲避席頓首曰此吾母之素也小子敬圖

于所見𣂺以世貴貴吾母聞子之言而𡚒然失也吾
實有所自貴敬不敢隱爲吾子誦言之母望南公之
最愛女也慧而莊有遠識嘗望南公收雲間息而里
居盜燬其廬公不懌母年尚少百方以義命爲解公
益奇之長而歸家大人相敬如賓所以事大父龍泉
公大母黃孺人極恭順亦會有盜夜分至家人但踉
蹌匿貲重走母曰委之惟兩尊人是護家幸比素封
之入母益躬爲節嗇勞苦中饋女紅皆手出曰爲吳
家母實難不如是無以爲諸婦鑒至賑窮急宏利益

事仁施義乎往往輔家大人行一無所拂親黨貧而待以舉火者若干家視一姊四姑最周而尤憐恤其寡婦待庶子如巳出遇臧獲輩咸有恩紀晚年禮佛肰跡不越閫以外不近六姑喜布施不標姓氏居嘗語不肖兄弟輩曰先世好學爾母惰先世好客爾母慢先世好施爾母悋不肖輩守茲三好日廩廩母氏之訓罔敢失墜而隱約閭巷無顯融之業以邀一命爲是恧肰而懼今吾子所稱躬道德服仁義教化行子孫而型范在閨閫至貴而屏國爵吾母似庶幾近

之雖然人子而腴其親不信也信而無當世文人之
筆以徵美來茲不傳也吾子于其幸許之黃子聞而色
喜乃改容起拜曰有是哉母之能有可貴而自爲壽
也吳子之能以至貴貴其母也抑有感于古先王之
養其老也饋漿而酳爵割牲而總于皆其天子冕而
親之厥禮至隆備惟婦人不得蒙其澤討古之賢人
君子而爲婦人女子者嘗十一于男子而禮數爲限
先王弗能强也是以聖賢筆削之權重于天下筆其
命于天者以申王命之弗逮故立言君子能貴其德

行而耀其幽潛惟夫世之文人以諛言溢美而交失焉詢若吾子之母予卽薦蕪辭而侑卮尊後之君子考誌林于千古庶幾徵文考信而曰是吳子之母也母之有吳子也斯其為母壽也又奚俟簪纓冠佩之為貴然後侈當世而永千秋哉

吳母程節婦五十壽序

節之名不知始何代若耳目所覩記莫先於文王之係詞其詞曰節亨苦節不可貞何哉及孔子出讀之韋編三絕而始曉其故喟然嘆曰其道窮也蓋孔子

之意物不可終窮臣節窮而九廟之靈餓婦節窮而二姓之澤枯其道固如此也是故伯魚歿當是時其妻之年不減四十矣又有汲爲之子孔子爲之舅可無饑寒之憂卒嫁於衛孔子不禁也然則聖人未嘗以節强其家而敢以苦節訓萬世乎故其删詩上自商契下迄陳靈公千有餘載又合十五國之風而所取一人栢舟之詩是也孔子以爲如是足矣及世下衰惟恐不信於人始好爲奇危激烈之行嗟乎譬之松與栢焉使剷削于萌蘖尺寸之時則所謂氷霜之

操參天地之勢孰從而驗之吾是以有取於吳母程孺人也孺人生長富貴父祖俱鄉進士歸吉甫君甫四歲而寡年僅二十有一今年五十耳稱未亡者已二十九年於茲長齋事佛兼通佛理以自淑其性行而勉旃二子曰昌祚曰昌齡綴文修行漸有聞於時使二十九年之前不勝悁忿以窮其道吾意此呱呱者生死且莫保而況於卓有成立也哉夫道窮則無所復之不至於窮何往而不可吾見自今以往子嬌斡嗣而母榮翟暈寒暑晝夜數變易乎前而松與栢

蓋然未有艾安之亨甘之吉其道固如此也昔孔子不輕訾人然莒人之妻泰山之老婦一言一行爲弟子誦說之不倦又况弟子之母乎今孺人二子嘗從予遊而孺人膏沐永捐眉壽方始深有合於栢舟之靡慝予固自孔氏者安能嘿嘿乎季春二日爲孺人五十初度於是論序之以貽二子使附頌禱之末焉

方母鄭孺人六十壽序

古之盛王未有遺年者也然深衣素衣執爵執酳王制詳言之未有及婦人者至魯僖公而壽母之頌始

見于詩豈女子之年壽固不及男子歟抑善懷無極所以戕賊其天和者至歟含德弘慈永有令範吾獨得之方毋鄭孺人孺人出洪橋鄭氏爲新安名族大參公孳從之子性俊慧精研女紅孝經列女傳諸書亾不通曉年十四歸方君世叔爲能備色養奉尊嫜督閫內之政旁及家人產佐夫子所不及而最難者世叔廓落好施于敦族賑窮孺人翼而行世叔善交遊天下士解佩盡簪孺人無所惜世叔沒而縞帶食蔬家政儉肅斯其爲懿美已非世俗所有而其子如

驕以孺人六十春秋來乞文侑觴猶以爲非其至者
其言曰毋孺人如驕之嫡也兄如驎毋所出也少之
時水火燥濕無不均也菓餌嬉戲之物無不均也疾
病而呵護至束髮從師弱冠婚娶無不均也其子七
令其儀一分吾毋之謂也吾鄉俗靡而易蕩毋患之
曰聞大江以西朴茂有淳古風盍往觀焉則兄先而
弟亦從也二子篝火夜讀毋必坐側問所讀何書兼
以令名不論兄與弟也吾兄如毋不如如驕之深如
驕敢再拜以請予聞之喟然而嘆曰是樛木鳴鳩之

匹也可以頌壽母矣雖然文王十子皆太姒所出而鳴鳩之所咏亦未聞有嫡庶之別雖古之聖善未易比絜而以子眉睫之論孺人爲又難矣後漢明德含飴弄孫彼無子而能子人之子史冊已爲美談又况已實有子而能一視者乎葛藟荒之而福履不將吾不信也二子俱美秀能文令名方來壽母之頌將有繼魯僖而歌詠其事者予雖論著其大者以侑萬年之觴焉

新安有叢睦汪氏巖鎮方氏兩家稱鼎族多衣冠豊
樂之彥余嘗覽汪司馬所爲孝廉公傳其人敦說𨓆
義明經修行稱長者竊謂必有閨閤賢者爲之佐已
從孝廉公子穆溟昆季輩論交已叔子元禮與其巫
若士從余游湖山俱金相玉質斌斌好修振箕裘之
業又意其必有賢母義方以代有終乃今而稔孝廉
公之高與諸子之嗣服好修果方孺人以也孝廉公
少失恃且會家艱母胡嚅嚅在堂未易事孺人自笄
歸即能食荼茹辛以相孝廉公奮筆下帷而入以事

姑惟謹愉愉如也孺人舉四丈夫子與一女而五俱躬自提抱偶翁媍同時臥病牀第閒孺人日夜不解帶爲稱水量藥而以閒竊身視子若女不告憊也丙子孝廉公躬策而遺意憤惋無復入試望又以貧安所得道里費孺人陰以簪珥易貲迫促就道而孝廉公遂舉矣孝廉公斤斤自閑自言如處子之秘公宮而性喜客則孺人鬻蓋好行有義事贍宗族交游不給則孺人脫簪珥佐之性方嚴繩諸子婦自幼而長凜于判典里婦有違言得孺人片語不啻蓍蔡而比

閭多豐豪紈綺之室魚軒鱗次孺人至則肅然同母弟四人俱任俠仗義聲四方事孺人如母亾敢以暱行狎者生平爲善不佞佛晩而皈依齋素磨礪身意非爲福田利益也孺人行年七十矣諸爲孺人之子友者謀所以壽孺人不得某竊謂千古侈言鮑宣有妻而孝廉公得之侈言子輿士行有母而穆溟諸昆季得之卽內言不出于閫名域房闥乃孝廉公與諸昆季之賢問有其千古而壹歸于孺人卽此爲孺人之名壽寧有算哉夫麻姑上元列僊長生之稱秘術

也公卿冠珮珈服之飾浮榮也布幣酌斗吹笙鼓瑟之歡俗情也則孰與婦人而丈夫者之聲施俾叢睠巖鎮之間稱東海之法京陵之範與白嶽崎而青雲垂者虖招搖之山有叢桂爲百藥之長長生家所服而需人懸帨爲中秋之夕適當其時則人天符也請書此語侑壽觴而進之

汪母方孺人八十壽序

昔在辛亥汪母方孺人七十春秋諸爲母之子孟樸諸昆友者徵蕪辭爲壽今去十年所爲天啓元年中

壽沈母姚孺人七十序

古之人結交先論行必推論其所自始今之君子略內而炫外務華而背本一時聲名氣魄之相藉而言道淺薄遂謬託於醴泉無源芝草無根之說身攘其芳聲而掩前美此甚不然乎蓋得之吾友沈無回氏無回之好古博羣書精研道術之旨落筆成文采此猶世所有而行已準於名義嶽嶽卓卓峰危壁立必不爲今之人則今人所不恆見向亦私怪無回師承何地何修而得此於是推論所自乃始得其尊公烟

江君以任俠好義稱所交槜水呂公需石門王公天成皆負奇行於天下不侵爲然諾者也已又得其嫡母孫孺人能宜烟江君恭事其姑顧陸兩孺人而相勸而成其名行者也然禮無非無儀内言不出於梱又壓於所尊雖有美含之弗敢成也自烟江君僊去而孫孺人之賢問著自孫孺人以老壽謝人世而姚孺人之爲匹妃爲賢母乃益著姚無回所自生也蓋無回之言曰姚母之事顧陸兩大母也猶孫母也其事吾嫡母孫猶兩大母也吾長姊孫所出而母依之

亦猶夫孫母也方先君子好沖舉之術屏內幽居所
母與孫母同臥起者幾三十餘年孫母侍家秉嚴母
不勉孫母御內外戚疎人有恩紀母不遺孫母晚得
末疾而母手爲調劑哺糜以進者無朝夕孫母老而
病不絕腥母亦腥孫母蕐之日乃母齋素禮誦佛如
來之始是母之與孫母形骸二母也孝義之相得以
成一母也閨閣之內具有雍熙豈惟詩人所詠樛木
小星之美而已乎繇斯以覲水固有源而木有根也
沈氏之吉祥善事發端於顧陸兩孺人而孫母承之

厚種於孫孺人而姚母成之天道好還挹彼而注此耕前而穫後則三母之所未盡食必合而萃之姚母而榮華福澤之報非生有無回之言成文采行準名義則疇與昭式穀而康老壽乎哉天下事眞有不可知而可必者姚母是也夫烟江君好冲舉之術不盡享其天年而三母以賢婦人得之顧孺人九十陸孺人九十有五乃猶祝其婦曰無似我早折而孫孺人八十有四矣顧姚母曰願母百年見兒子榮華亦無似我然則母之壽術不必問靈秘於麻姑上元乞大

藥於西王母惟孝義名行兼三母而食有福登淮百年即無回奉珈珮進大斗之日亦皤皤國老未可知也母今年甫七十耳無回之門人丁洪夏錢弘業韋請予言爲母壽予交無回深推論行誼因遡無回所自始而爲母初祝如此亦令後世知無回之交予不減若翁之呂公王公也

太宰曾公七十壽序代

今上曠然日月告成三大禮定國本新天下之政而用人惟舊簡在一二元老則大司空曾公再起南太

宰而春二月值公弧矢之辰公卿冠帶之倫郡國大小吏瞻山斗宣謌誦者不可勝數某故辱國士遇之者也知公特深嶺北守巡使者某某竝皆知公於是謀一言壽公以屬某竊惟人主養壽命保世滋大錫極億萬姓則必有端亮碩大之臣清湛其鑑而孚施其澤大臣受天子倚毗在知人在安民亦必持所爲惇龐博裕者慰天下之望以休息諸福蓄積貯之以爲身而浸灌之以爲國家其於葆護元氣育神導和之理一也俗士急功名巧用之陰易人主與時上下

才者未聞道好持其矯矯嘵嘵之習以自標其槪而雅不可一世彼夫生民之肥瘠與天下人之賢不肖漠然若秦越無關於心此猶缶卮勺水耳其中固可量其勳名福澤亦可涘而測乃今得之曾公公少年成進士授刑曹郎改儀部轉而司銓敭歷四署有裴王之槩一再轉京兆開府貴易當是時柄臣操一切之法擊斷天下天下困於束溼直若詘白若辱唯唯無所不可適而公以其渾厚者持之以石介遂飄然拂衣去已 上春秋甫盛務總攬天下之局變士仰

首伸眉各展生平所欝勃磊砢之氣公起家南太常尋晉大廷尉少司空提督壽宮再晉司空加太子少保人度公且嶽嶽難犯剸劌惟意而公以其特立者合之以淵靜　聖主方殷殷嚮用而公鋭意陳情龍見者且退而野伏蓋公自振鴻漸之翼晉陟崇膴者逾四十年其間縣車委虵者逾十年而茉幸辱公知又奉承之茲土以窺公之深大郡公鑑淸而度和中介肰不惑又溫肰無所不可容其精神莫急於知天下之人俾賢愚大小各得其理期於俾人主之恩澤

而不以私憂私憎與無論進而巖廊與退而徘徊桐皋山水間海內之薦紳士大夫賢不肖若燭照諸郡國部屋之爲利爲益爲顯害爲隱憂咸進之几席而撤肝鬲大小吏靡不奉之爲蓍蔡而尊之爲指南公之神識力度實天所縱以安國家鎭社稷爲主上封殖天下之元氣以錫極億萬人保世滋大者也頃者宮壁從横緹騎絡繹於道四方重足所在騷然世方慮聖上不測無所措其轉圜自牖之術而猶不忘元老若公者終不以桑孔奪稷契之佐眞千載一時某

猶憶往者公爲大司空以曹郎事公時大司空與大內貂璫事多表裏扼之則齟齬媢之則屑瑣而不可問而公調御其間可親而不可暱諸錢穀費屬冬官者若營繕內外大小土木若虞衡若山陵若梓人匠人輪人若陶冶諸人若木屑瓦礫公悉手爲畫一成書郎權璫不得以意增司官不得以私請濫出入莫不撲服公之矢心爲國計久遠類如此夫人情不甚相遠公行郎秉衡坐廟堂進退百官以其曩所調御者回聖主之慮廓清宵人之氣俾天下賢者有所秉

成不肖者有所懾而無所憤激導一世泰和而海內復見醇龐博裕之化公之大年且與周召爭烈郎籛鏗喬松不足侈公公固衎衎俟之矣

壽封尚寶少卿徐翁八十序代

人有言吾所不知者壽而天地間亦不乏壽之人也然而能有其壽以自縱暢其所適甚難夫山林稿寂之士吐內存注積貯而獲天年亦何與人世有無閭巷愚夫婦豈無龐眉皓髮之人或未旦而爨夕晡未秋而挾寒縞絕不知有生人快事而古之賢者八

十而載車九十而蒲輪已榮矣而匍伏道路以答世
主之一眄終身逸樂奪之頃刻若此者即賢愚貴賤
不埒等皆天地之所束也夫有其壽而自縱暢其所
適爲天地私予則莫若吳之徐翁吾聞之徐翁美鬚
長大瑰瑋丈夫也家故饒盛甲郡中壯而稍落羣從
昆弟多文弱不任門戶事而翁不少爲擘畫扼塞態
也其精心足以析事而强骨副之家內外政不煩麾
指籌算而業巳隆隆起矣其嗣君某起家司理出爲
名御史爲天子持繡斧巡行諸郡國所至有鴻駿聲

而翁自六旬餘以子官受章服者再則已儼然貴顯而翁不以貴顯自矜詫也縱屐于山縱舫于水縱杯酒于聲伎觴歌簫鼓之間遇良辰美景未嘗不先諸游客至也宣髮皚齒飲啖自如其飲而酡酡而歸又時時從諸少年諸少年豪者不敵也繇斯以覩凡人間世貧愚之所窘與賢貴之所矜而翁一切不受縛也生平負有俠腸能急人之急憂人之憂親交有憤戹不伸者請于翁無不立應以解而又不以爲德豈與夫稿寂自封而弗與世同憂喜者倫乎哉今　上

仁孝治天下倫極尊養而侍御君且晉擢公卿間推翁所與世同憂喜者曰樹鴻茂之烈翁日徜徉于泉石觴咏以縱暢所甚適有横金拖纁之榮而無蒲伏登對之煩以餘付侍御君而以醇自快足翁陶陶乎爲百歲以上人無疑古所稱千金壽而萬年酬未足爲翁侈者某衰老至矣强被而爲　主上仔肩當世而不得自已因于某某諸君之致爲侍御君屬者述翁行專索蕪文爲壽羨翁所爲縱暢自適者而綴之言見人間世之壽亦自有可知而必之者翁也

吳翁七十壽序 代

古之所謂鄉先生者其爵祿非必有訒於朝其功名非必有著於國而言爲鄉人模行爲鄉人楷夫亦曰一鄉之望云爾故陳太丘黃綬小吏而望出廷臣之右庾桑子避居畏壘而俎豆賢人之間彼未嘗爲離奇怪瑋之事炫燿閭巷而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必有所深服乎鄉之人者而今獨以簪笏冠纓之士當之陋矣如我雲麓吳翁其庶乎翁天性樸質事父母以孝聞待其弟儆韋君極友愛所居耕桑自資不爲牙

籌刻核之計號稱素封而處澆能醇在豐用儉既教其子子往登賢書矣而謹慮自若無世俗揚詡得意之色邑有里甲之役荷身而起亡之不少避至錢穀之出入杪撮而上必清以覈曰吾庶人受若役義當如是論者不難翁之廉幹而難翁之往役叢三吳間稍馮藉氣力此斤斤赴義之風遐矣抑予又有感焉所稱孝廉者昔漢帝所以淑民心廣教化美風俗詔二千石長吏與孝舉廉與計吏偕又有力田孝弟明經文學賢良茂材之科各不相冒而今之歌鹿鳴舉於

鄉者或以當明經文學之目其可耳而世亦相率孝
廉之何居乎以爲必若吳生子往讀書而學道飭躬
而砥行乃名眞孝廉必我雲麓公之孝友恭儉乃眞
孝廉父也嗟乎亦難矣然則翁之盛德有合於古太
丘庚桑子之爲者矣必其爲公卿大夫以冠簪之浮
榮夸耀閭巷人爲哉邑大夫尊翁行諏禮請爲鄉飲
賓亦古者力田孝弟之遺而子往今且上公車致身
霄漢不遠翁今年政七十耳異日者翁自耄耋而期
頤又以子子往貴朝廷行憲老乞言之禮吾知吾鄉

人中合翁無人也翁之姊爲予伉儷故知翁莫若予予立朝四十年凜凜奉法罔敢失墜未嘗不以翁之處鄉爲師故直述翁生平起爲壽而以是解翁顧酌翁大斗可乎

張母劉太恭人七十壽序

大叅克嵩張公之生母夫人曰劉太恭人以天啟二年月日爲七十縣帨之旦克嵩以賀　上萬壽行還爲其母壽海內士大夫與所覩交矢歌詠奉千秋觴汝亨不佞忝同籍託於氣誼甚深猶子行也敢爲壽

母之頌而嘉湖兵使者聯伯方公與克庵同官壽詩
亦念未有以將乃貽書不佞亨曰張母吾母也吾子
安得無一言稱之汝亨不能辭則竊念以為世之人
子未有不願壽其親者也顧士當約結糟糠不厭不
得致其歡而士大夫宦於朝者恃祿與位以為榮而
行業碌碌無可稱榮其身而辱其名蒙王介甫鄙夫
庸人之誚則賢父母所不樂故言孝者謂顯親揚名
必先之乎立身行道則人子與賢父母之心兩相得
而無憾此千秋之樂聖人之定論也而無憾實難乃

得之克雋所以事劉太恭人云太恭人之閫政令德不易悉數即克雋奉母氏訓亦不能一一刻畫其似舉其大者太恭人自縰笄事養訥公迨公耄年恭謹勿替其佐藹太恭人居卑執順不敢踰而克雋覩之篤孝友廩廩退讓不以學術才智先人太恭人和尤晝孜勉之誦讀而克雋沈湛經史摛極羣書能文章追天人古今之略即纘身綴羅栽亭不設太恭人綜理家務操作不勦而克雋𦒿歷官下從所為令入為郎出為守至治兵我越京屬精舉職竭在公之勤太

恭人衣弋綈飯脫粟用物貴啬而克儁所在清約飲
氷餐蘗秪素絲之操太恭人長齋繡佛閒寂好脩不
以爲吾市名而克雋樓心澹泊含章致用泥幾御物
卽今戢悍卒馴橫民綏靖之勲桄席東南亦絕無功
能之色葢克儁行辟而學邃才高而器宏其載位食
祿皆立身行道之藉既入而奉太恭人七箸無約結
不腆之歉而出而爲　明王牧民禦衆励襄當世非
若鄙夫庸人榮其身而辱其名者爲賢父母之所不
樂從此而位愈高則道愈遠其名業表豎政未可量

所以顯揚太恭人者當益盛即與陶大司馬傳京兆崔庫部歐陽文忠之四母並垂千秋寧惟五文之誥六珈之佩乎哉且闔太恭人聰耳神明不減壯健而諸孫十餘人藺森玉立太恭人含飴弄之榮華方來不止克傳光弟舞斑嬉樂百年已也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克傳以之又曰壽考維祺以介景福太恭人有賢汝亨不佞敢以是語書之冢致之晦伯方公進之張公之堂以侑康爵

程母黃孺人八十序

凡稱壽必本於德而稱閫德比纇眉男子爲難記言內言不出於閫易曰无攸遂亾論女子束身閨帷之內無所表見卽爲人婦人母巾幗笄珥之流斤斤井曰亦安所表見古傳記所載爲女而慧爲婦而哲爲母而賢擅一美亦足以表流俗著春秋未必兼也卽賢而能母亦自其所怙本宗子姓而止不外及也兼備之而能表見自內而浸外德積載而宜享有長壽則無如新安之程母黃孺人程母蓋太學吳長孺祚之外王母而張君幼裁斐之外母也中秋之月母八

十縣舵之辰奘生從予游最昇偕动裁來徵余言爲壽余故具聞之母未笄而父黃翁歿無子諸爭嗣者紛不決母以一女子侃侃申大義定當嗣者而孝事母洪不衰此女而慧也既歸程君敬甫所以承尊章甚驩敬甫爲諸生時日夕女紅佐之讀遂成孝廉之名孝廉見背承歡尊章如初俾忘其忘忘其子之捐予舍以訖於終事無憾而操家秉禁日昌可不謂哲婦乎所舉三丈夫子食而能敎仍當戶命服賈仲若季負穎命服儒仲被青衿有聲季嗣振而子之子亦

振振起此其爲母爲王母抑何賢也且非獨爲程氏母而已女之適吳倩寧甫者中寡鼎之立節撫孤長孺兄弟於是乎以砥行克家聞適張倩幼裁者命以置貳廣嗣得甥九人森秀階庭兩姓子所爲外家成宅相者方來則母豈惟昌程氏後無隕孝廉之問所爲黃氏延血胤而承宗祐兩女家庇葛藟而衍螽斯者疇非母耶則亦豈惟程之百世水木本源願長怙之以爲母而摠此注彼彼三姓之裔亦疇不願長怙之以爲母而天所以隲母與人所以頌母壽母豈有

豈哉昔有女偃黄靈微者年邁八十貌類嬰孺今母亦生於黄母洪夢李靈飛佩蘐遊於庭而生是固偃種也而又備如是之閫德合内外子孫數十百人之頌禱以爲母壽而何疑於大年母今者亦猶嬰孺之日也夫以是復吳生歸告其母從張君幼我書其語於策俾翰苑進頌之以侑母康爵

萬林集卷之六終

寓林集卷之七

武林黃汝亨貞父著

序

策衡序

策之雄者亾過於戰國之士與三國之人才肰皆偶機觸辨以權智相傾軋已耳而不爲組織之篇在漢粹醇若天人英通若治安沈簡若趙營平刻覈若晁大夫輩陳篇矣肰各就一代之變一人之才一事之則而極其用其出有本源學有積貯因人際事展用

而爽其時又彼問此對響答象設以事成文乃非以文撫事故爛焉足述也　明興制科得人最盛而終之以策直欲網羅千古苞孕衆智綜錯萬變而又先之以經義爲排偶章句之文書生執理即遺事騁辭即迹務喜倜儻非常即卑鄙學究一人之身耳而舉天人治安屯田實塞古人之所分長而以寸晷尺幅兼擅之其學必無本而其言論必不可以施於用亾怪也一人之筆而可以羅千古苞衆智叓億萬之變庶幾可施於用者亾如主司之自爲程策而冠諸錄

者何者其所對之人卽所問之人非其有本而多貯

爲生平之所得力而勝乎物其言不出也故言成文

章施於當世亦成用如弘治山東之澤道德而謌仁

義至矣其次如新鄭乙丑之深江陵辛未之得瑯琊

湖廣之淹雅雲杜陝西之英奇允寧蕭孔之篇公望

騷雅之作他名公鉅人靈珠隋璧雲蒸霞變不可勝

紀要皆傑識匡時宏文托志書生之所窘俗吏之所

疵腐儒之所拘參伍以變會通其觀古可以適於今

今可以程乎古儀秦失其辯司馬諸葛失其智皇王

之略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俱在焉嗚呼此策衡之不可不讀也孝若夙有妙才文弱登壇乃其志略在當世顯然未究於用而露一班之識衡鑒兹編領袖未學良亦遠矣雖然子孟無術亦足以辨事而馬服君之子以父書敗夏狐裘越章甫推舟於陸而用與時不相當智有所詘策有所不及則存乎神明之力勿謂中郎帳中之秘勝人也

論衡序

萬曆乙巳孝若刻策衡余實爲之序讀者曰我輩得

此可以策當世取高名矣而論表闕而不宣未除也
又十年而論衡衰衡成余又序之夫論之作雄始過
秦曹同六代學而爲之也奇始非有先生王褒四子
講德學而爲之也賈生東方生創作此體故雄奇變
化不可測識王與曹因人成事已不足貴又況聲無
哀樂宅無吉凶屢難屢答聚訟不決豈復有論乎至
韓愈諍臣栁宗元封建則不然亦創而爲之非學而
爲之者也故其盛名與賈誼東方兩生等至若科舉
之論又不然朝各有體文各有時茍其違時而乖體

雖雄奇如兩生無所用之故韓愈文起八代之衰終其身求一制科而不可得以其違時也今制舉首經義與策表論皆試而用之皆時文也然風簷之中有時未必有體有體未必盡有學術辭章以贍之猶程論兼三長綜異代而運以巳筆庶乎隨時見奇而燦然可讀此孝若有論衡之刻也嘗攷後漢王充所著書八十五篇名論衡其言淹貫今古而不免蕪穢之誚蔡邕目爲譚助且爲帳中之秘孝若兹纂令人人共咀且嚼於其中而不忍秘其益廣矣乃有去取而

無品題孝若以爲此銜也則銖之兩之鈞之石之在善用權者哉

表銜序

以表取士古未有也此　祖宗所以敎事君也蓋論以極其情策以盡其略草野倨侮者未嘗無爲試之以表而君臣之體絕廊廟之文嚴雖猖狂無忌亦必諧宮商肅佽伍始曉然知告君者當如是然此　祖宗之意而不料後之日趨於浮淫也表者裏之反猶云明耳太史公表三代則世表六國則年表秦楚之

際則月取其明耳班固表古今人物則分爲九等取其明耳孔文舉薦士曹子建通親親其稍用俳也凡文盡然不獨表也前後出師俱家人常語而後之君子比於伊訓說命則表之爲表可知矣及唐之世抽黃對白相錯如繡其俳麗極矣亦凡文盡然不獨表也韓文公潮州謝上及諫佛骨諸篇俱不爾也宋之表莫過歐蘇王介甫輩此　祖宗取以爲訓者今其書盡在何嘗不光明宣朗了然於口而必雕繪爲精新襞積爲有學浮淫附贅何其陋歟雖然此亦時之

所爲論與策俱不免何獨疑於表孝若存其最善者以佐敎事君者而已矣嗟乎論表策具而衡爲全衡全而權乃可用是書也雖謂孝若之權書可也

靈鷲山素業序

古者父兄之詔子弟師之訓士惟孝弟力行適道略物束於廉恥雍容禮節以堙其本始墮其所有事而獨後於藝文今則不然父兄之於子弟自童年乳臭玄黃初剖學一先生而授詩書輒以科名相蠱文辭相矜委蛇世資遷徙如圜屈志滅質移才騖俗背畔

先生之道而有所不恥師以之教弟子以之學道喪世俗溺心若投珠於淵沉金於沙輾轉相屬倖成而驕敗亦亾悔若毒藥之蠱鼓百餘年後且聞其氣以死悲夫人之患在好爲人師非人師之可廢而浮文蕩心與俗趣舍者之可爲太息流涕也其家貧嗜僻聞見寡尠闇於道術卑行亾度豈其偃肰臯比挾素王之道以令羣材獨唯士之始業藝文一途達其所趨而糾繩墨之論放諸玄尠力詆不任人亦不附語曰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沿流遡源窮末返本儆

性而立修辭居業其庶乎方內挾策之士聞其風而謬尊之爲壇靈鷲之山某於是忘其固陋從吾所好與二三子約三章之法曰凡人有材短長靜躁受成於天億變爲形惟虛與明若合符節在心爲神在題爲旨在文爲體函三爲一同出異名言所信毋言所疑適己意毋適人意而後披質綴文諧聲合采各成其至毋亂於得失毋弛於中道毋悔於白首出則政處則文夫道一而已二三子乃瞿然立肅然正襟而對曰謹受教朝於斯夕於斯應求於斯矜者抑鈍者

奮歷一寒暑而揣摩之編成爲總其大凡絜長量短喟然而歎曰甚矣二三子之嗜學也先王之道不離藝文而得本始惟浮文媮名惟浮名蕩心生心害政生政害事一時受之百餘年而不化投珠沉金吾爲此患以無解於有道先生之刑其免也勉旃哉崑崙無極滄溟無涯保而持之知險知阻而乃可以立於四通之衢爲汝災未以鑒於人而匪爲人鑒題之曰素業業言習也素者質也以言其本始也大輅肇於椎輪醴酒造於玄水黼黻備於純白去俗遠去道近

詘文伸志受成者不移吾與二三子之所守也雖然是是非非相尋無窮才者不乏遂爲雄伯二三子誠有所不足者而吾乃妄訣之嗲然慕古而卑俗得無有太息流涕還以悲予者乎

素業二編序

昔在癸巳爲壇靈鷲山與二三子約三章之法曰夫文在心爲宗在題爲旨言所信毋言所疑適己意毋適人意毋亂於失得毋廢於中道毋隳於白首出則政處則文夫道一而已二三子過而聽余追嗜逐好

不相捨去者有年四方之雋踰河蹈江跋跡山海而
至者亹亹不巳則汝亨有懼心焉夫衣布被褐不足
以耀黼黻之目飯糗茹藿不足以爽炰膾之口小言
庸論不足以望才士之腹某將棄夙昔涓舊好更求
所以盬耳目愉心慮之說而竟不得也二三子高者
若墜卑者若登中者若跂相與聚而謀亦欲更求所
謂玄妙之法蹻捷之徑而亦不得某於是據席而呼
曰二三子來二三子來余與汝登山而臨泉於斯久
矣寒空雨霽日麗晴翠其幻千變山故如昨也逕涖

莽蕩爲濤爲雪爲風霆爲游絲其幻千變泉故如昨
也文章猶是山雲川月峰峙水流起滅毫楮間其幻
千變亦不可得而盡吾與二三子覿面而親授指而
授豁令去故而惎我又寧能相識𪪺哉余嘗懼夫庸
師之誤人甚於庸醫之殺人無他其所謂庸者不庸
而故者非故也先聖有言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余
則安能釋昔者之法而詭遇二三子夫亦相與尋三
章而討之心胡以立宗題胡以立指信者安據疑者
安伏適者安往亂者廢者𤺥者之念安起一者安在

譬猶抱病之人各自索其病所自受而醫者亦密察其所受循脈按方以融通其意相與歸於無病而後巳二三子於是蘧然霍然離座而起曰有是哉子之引人也吾乃知新之非故而故之推新也法證心心證題題證文衣被乎布褐而滋味乎藜藿凡夫無所闕才士不得馳天下之神奇果無有越臭腐而得之者精動而變蒸蒸然不自止矣雖然醫者眎病為病醫者亦病則又轉而望救於他師吾懼夫府之誤二三子而殺人之為禍烈也於是裒次其文嗣刻之以

證於有道曰素業二編

壇石山素業序

余生不聞道又賦材拙未讀天下之書徃者偶以師心之技棲息靈鷲山二三子有謬而問字者與之互證於是有靈山素業之編今不自意折腰爲鍾陵令書生之長徒而觴牧衡方愁民扶匡不暇懶不能爲嵇生勤不能爲巫馬子期退而自惟未嘗不拊心汗面恍恍自失而諸生虛影相逐不知吾之非故間有抱文而過者鍾陵故有書院集士余不敢廢時期而

簪聚於斯間亦自怨其吾之非故輒以習心應之相與短長其說而又不自意有庚子役俾瞽者與玄黃之覯得士九人合之得文百餘篇所許可不足爲士準而士或以此相索筆墨不勝應於是乎災木而雕之亦題之曰素業嗟乎易稱大業富有日新其德不止毹文一途宣尼設教標目四科漢重師承而季長經術有道人倫相遞而變訓詁之傳流爲應制而士之靈心頴質受化於時在璞後雕亦難其人至以俗吏之目繩天下恢弘倜儻非常之士士不俛首下郎

奔焉自放此墨翟所以悲絲楊朱所以臨岐而泣也要以即心爲習緣習見故所業不同今曩可覆無違心之事必無違心之言亦各言其素也已矣蔡章材藪士矜重好修邑多子羽之節奇服者不盡見見或不盡奇抑或有所見而不在譚經課秇之座不敢載也縣所居壇石山之阜故繫之壇石乃文之佳惡識者自定之

壇石山素業三編序

蘇子瞻自言我今惟有無始以來結習口業妄言綺

語論說古今是非成敗如人善博自云是巧不知是業則今世所爲舉子業文亦口業之一端余不能爲巧而莊語法言庶幾斯道抑又未能則亦不可不謂之業自與諸生鉛槧山中若而年今復不能謝絕官下無始以來我不能知其亦所謂結習未斷邪伏波老矣而據鞍上馬以示可用何爲也水以造波波還爲水性卒爲習習亦成性修詞立誠爲業妄言綺語亦爲業等業耳造者其誰旁觀之人不得而與也生心害政生政害事自舉子而服官設於衷流於物其

爲妄且綺不可勝窮如衆塵岳如舉壽鼓百千年而
不化則豈惟口有業而身爲菑可畏哉余亦嘗自觀
省思維自余爲令一日之間呵罵嘻笑習氣紛作造
殃積悔隨消隨長者亦不勝計則庶幾口業中之舉
子一業猶爲流塵輕霰薄乎云爾隙明偶開片語乍
會或未甚墮妄綺之辟宕乎諸生之謬而習余於壇
石山與習余於靈鷲山無異也壇石之山月有會向
從余游者有累年不相通四方之人或各以其山笈
所便而至習心相習余亦得縱觀之而錄其佳者若

干篇題曰壇石素業三編業仍其素其亦藉是以逃於口業而又安知素者之不爲妄且綺也

素業五編序

余自壬子秋來白門至今幾六百日除効官下之日非朓覽山水則四方人士執經問字之日居多余非能挾所長先人亦似有結習在覺與諸生譚可自率智懊先後所課文及得自遠寄者幾二千餘篇亦隨手答去存其佳者得百餘篇仍名素業嗣四編而五嗟乎文之難言久矣法度之論非所以繩末世至法

亾而趨利捷效顰學步以套爲法令覽者欲嘔余甚
厭之今文亦不必盡如古文然讀古人書多時而呑
吐於筆即尋常字句自與凡語迥絕至於靈心通道
無古人句而有古人之神即作者不自知耶又難矣
余不敢盡持此論相士然沿襲可嘔之句必不令其
竄入筆端善用古人書與能行古人之神者即一字
一句必爲之歡喜讚歎以救其頹落腐朽之氣孔子
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簡乎狂者進取茲編近
之矣至於士遇合有數存於其間不盡屬之文即不

遇而文自在余持論如此而已不知天下人之心同乎余否也

素業六編序

素業初刻起余讀書靈隱山寺時遞刻至六編則余寄官白門三年內四方從游之人以文質者也升沉不同途先後不同輩吾第以文論在循本題理格以盡其法攄自己心性以盡其才而又能滌洗剝換以盡其變要於不改其素而止庚戌十門人癸丑五門人別爲刻丙辰亦五人所寄來篇帙少又偶值刻六

編時遂附焉至於俗習惡套亦有用之買名聲者恐後生效之以自爲能不得不詳列於篇除惡務盡我不敢不討此刻中亦有字句犯者其全體自佳則璜之考珠之纇吾不能廢也吾亦有近作五篇附之未必極佳儻用商君反坐之法或可遞也

王逸季墨卷選序

自荆公罷詩賦開經義之科風雅寖薄荆公亦自有驅進士而學究之悔　高皇帝創垂不改其制士奮筆起厲意一術樹鴻鉅者不絶而雄雋之材往往內

厭而思遯去以爲快曰是　高皇所以欺英雄而挫其鋭磨厲其流宕不屑之氣塞於大道嗟乎豈其然也六經四子精微之言詎減詩賦膚者汎涉無歸寧如一尊而博通之儒兼總條貫奚不可者厭生玩玩生逸逸生淫於是浮華相標虛氣相夸渝忠信裂繩墨生心害政流於無窮上標之爲軌下蕩之爲風文章之變可勝悼也端其範移其風如響斯應如倡斯隨神而化之使士不厭則亾如程墨程範人嚴墨入人易程所以爲軌也墨風之漸也然程居方墨行圜

程儲精多收物博積思長裁文斷墨儲精少收物簡思窘寸晷文束尺幅程上潔道下搏名高有是非而無得失墨不盡斬合道斬遇主不盡爲名高慮不成名內攖於是非外亂於得失是故墨之難爲工也有用短而成用長而敗有律而負有浪而勝有奇而之庸有庸而之奇其倏忽如風雨千百億變巧歷不能盡其凡大都行其思之所際以與氣符而溢之乎詞而寡特操故鑿程者不偏貴格貴冲夷自理如風行水雲行空鑿墨者不偏貴氣貴精醇自完如金在鎔

珠媚淵程以立常墨以盡變常統於一變散爲萬蓋至於今多士少質奇詭橫厲常變靡雜吾不能辨其程墨之體矣嗚呼歌者苦而知音稀自非澄清虛以爲鑒通倫類族開於道術之旨烏能別涇渭於末流哉某不自量每欲附宣尼竊取之義舉應制業次第其品毋令耳食之夫以虛名誤而有所不逞吾友逸季先爲之太上拓基神理妙於自然其次出奇無窮各恣所之從厥攸好其次句字之間流響錯采小道可觀傷其湮没文章之變人心之符道有升降俗繇

習革燦然於篇若職方氏貢九州而吳公子觀十二國之樂決決乎渢渢乎可以風矣乃若闡幽微顯補瑕見瑜勸百諷一覽於精微以破世俗浮沉之論又逸季玄鑒所欲爲政几席之上範軌來兹者也海內與於斯文者論世知變然於其然則經義亦足盡士士必不至以虛名誤即荆公所謂驅進士而學究之悔逸季且爲一灑之矣

王逸季門人稿序

昔者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冉有問聞斯

行諸曰聞斯行之余甞讚歎此二義者總攝天下之
義有兩而敵應有一而互操古之名將往往以之提
挈百萬出生入死而不悔其虛實奇正增減多少之
用不可勝紀秇文之士莫能解也今之秇文未必遜
於古之道術其動如生其靜如死爲之師者提挈天
下之材雋亦宜不遜於古之名將而亦莫能解者何
也夫亦各膠其師說而不相下抑其師之說有工拙
利鈍耶夫拙而鈍者莫若余其語二三子循繩守墨
奉法禀道若曹相國之斤斤畫一於三章𤓰而讀吾

友逸季之文横行妙合取精集美舉天下之文士若無能操勝筭而出其上未嘗不爲之低首折心也逸季文名滿東南東南之雋者多登其門其文有玄有微有巧有俊有煙高有霞舉有劒戟有機弩有飛舞奔踔大都得逸季之意各縱其才情之所極以凌轢天下之茂雋若韓白之兵上天下地無非生門斯亦天下之奇觀快論也逸季訪余靈鷲山余因得窺其武庫歎服而已而吾門有腐生且私相詫曰秦之銳士不足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足以當湯

武之仁義意者先生始欺我也不知世有湯武則精鋭節制皆華山桃林偃息之具夫既不得已而兵之則三章之法豈所加於井陘泜水之上哉客有聞而解嘲者曰兩君狎盟齊晉號令天下不亦可乎余曰正或不能譎則不敢夫夫有霸之心也不可以訓二三子吾守吾之拙鈍以遇婁東之師二三子有能爲公西華之惑者則渙然解矣是時余有素業二編之刻而逸季亦刻其門人稿行世因書而爲之序

余少年踏嗜成弘間作者之文卽才華學術不同各根本所學而致其才俱以理爲宗格爲律氣爲御詞爲經緯精如絲髮之不相亂而天然自在如眉目頂踵之不易位無論巳至者之妙卽漫憑敗筆而先輩氣格自見譬猶商周彝鼎王謝衣冠自是人間清貴之具凌遲至今無論敗筆不足覯覽其佳者巳如貧兒富扮市門喬妝中無所見而名相流浪於傲僻之聲舛襲於近似之理追維成弘如以戰爭六國馳想揖讓之代可爲人情世道流涕太息江河之流誰爲

砥柱而豪舉之士以細過失之又可慨已竊謂欲制科得士莫如正心術士正心術則自少年之習爲文字始少年習文字必不可令舍成弘間作者而爲之詭遇何者成弘間作者非但文章典刑而治世之氣象亦隱隱隆隆可想見也嘗記爲童子時有復古錄從先錄繼而有明文品彙繼而有原始錄先輩名法家具在今多散逸於諸生鉛槧中不謂吾友元素與余同嗜而爲正始一編剞劂果不食而魯靈光尚存即元素所評隲彼讀一過如隔世而見故人移身而

獲其心其欣暢歡喜眞不知手之舞而足之蹈也余與元素有子皆初學爲文而吾兒猶草昧未理因爲元素題是編而命之少年信服此法即未遂成文必不至流壞心術爲無家蕩子余亦附元素作業章功臣耳辟然少年嗜酒者喜讀太史公淳于髡傳所爲堂上燭滅男女錯坐以爲傳神而畏若鄉飲酒之禮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昭代文通序

先是丙午歲元素在長安歸院之暇攬戌弘以來業

業作者彙一編授帷中生題曰正始余草草題數言大都慨末流之濫而歎先輩名法家之不可及亾何元素拂衣湖上則復取隆萬以來業舉文蒐獵之拔其旨不背作者而格不謬成弘者合焉命之曰昭代文通屬余序而流傳之余既披覽竟作而歎曰嗟乎文不在茲乎人亦有言心之不同有如其面而文章與時高下閱世觀變良有然者乃命世者獨不謂然何者不同之心機智狙詐之心也與時高下之文寒暑之遷而榮瘁之態也若夫本始之心合具靈妙條

達義理爲物不遷與時偕行古聖賢以之作經立傳
而昭代定以爲制文士稟以爲程傳辭宜意隨題賦
形鳧鶴之脛不容斷續山水之音互有寂喧若川會
海若血周身隆萬以前成弘而後皆是物也故曰天
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
會通以行其典禮夫禮豈通之所歧而通豈變之所
礙哉明脉信疑存乎學者耳矣學者不識本始之心
而逐時耦變則唐虞之代而有巧言孔壬識其心得
其通卽黍離之衰可以見文武禮樂之器元素之所

稱文通是也至於削除之嚴有同郢斤采取之廣不遺漁罟而篇章句法指示前津幾乎室燈眼鏡則元素之有功末學偉矣

陳孟常本經草序

宣尼有言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故儒者以經爲術遵王之道罷黜百氏煥乎其有文章也周衰微言息從橫交作孟軻稟猒而懼曰反經而已矣是以宋人雖椎於文猶得依經立訓俎豆素臣之例其精可用也後生學士以文絀宋而忘其爲孔孟之功人故淺經

術而膚引百氏讀其言相詭而靡又百氏之所不錄也居嘗與孟常言衡文者奈何弗凜然而懼涓涓不息流爲江河哉將範我馳驅而不獲以經生老也孟常笑不答蓋　明詔下而士霍然起而或卽之而或離之則又顧孟常語曰陳生語有之何知仁義巳嚮其利者爲有德夫誠範我馳驅而不獲以經生老也不愈夫以詭遇罷者哉士卽湛深而博負豈其不爲名使而膚引百氏以與經術抗不然必且霍然而處乎卽與離之間夫本經立訓用宋人之精而俎豆之

是集義所生者矣孟常於是欣然出一編題曰本經草屬余序而刻之嗚呼世或攻異而叛經則孟常可廢也

范光父程文選序

文者心之精微也人心之靈千百億變出奇無窮而古今取材者壹稟於法夫法非繇天降地出也標旨於古初證智於神明猶匠氏之有規矩準繩而聲律家之有鐘呂要歸於不可易士得之赴於主司者之儀的命之曰中式主司者拔士之儁者以爲式以貢

於　天子命之曰程式之與程皆法也是制義之三
尺聰明奇詭者不得逞自古郎三代盛王之御世不
能亾法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巳秦
不師古燒詩書坑豪雋彼亦自有秦法而凜凜於商
君如戰國之六王唐之五季互以其智巧相攫攘而
凌夷崩壞甚矣文章與時高下按本剪之變成弘之
間三王也隆萬以來厲氣而取精先秦也至於今橫
意之所出自二氏百家以及稗官里諺之則論皆可
肆而獵之以希遇合而先民之三尺若弁髦儻亦有

戰國末季之憂乎夫人心不甚相遠也救亾法以法救法之苛以三代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各有所自起其故微眇不可得而言在我者皆古之制也之法也操於上則行操於下則明某草莽之臣無所攬其太阿而光父氏之選出矣光父於書亾所不窺而精心於經義特深其言抉微按律中獨有所證期無瞞乎良匠之攻苦操先民之三尺以救世而已光父令商城法行自近客有自商城來者誦光父之政甚良即制舉義士幾為之瞿然而化然則光父所為式於人

聳者非空文也

皇明會元全集序

韓淮陰未登壇時人人自負不知其爲天下名將版築飯牛之朋與霸佐王糊焉今古世無高稱則其人亦雜之市販傭保而止此科第之所以重冠軍也海內博負奇崛之士讀書通道略物廣心稱天下才子者有之或未必長於制義長於制義而亦未必盡爲文士之冠士固有遇不遇要以不尊不信定本朝之所統壹隨時導化應機赴節則各有所尊以重於世

亦春秋重一元之義震澤渾矣大矣無所不有唐以理嚴瞿以辭溫田以神恬鄧以氣厚孫以質朴馮以骨秀李以體約陶以格練吳以力剛羣公分道而橫鼓吹當代青黃玄醴遞窮遞變逸不知所自始厚薄虛實可得而覩方其始出未遠能厭天下才子之心按圖而索則世之有目者皆能賞其神敎即羣公不自知其所至而各以其至鳴豈非天人之符有使然而固然者哉若略其一致參諭異同即以一人之手一日之試相提而覆互有短長惟夫固然者天授而

成之人鄉會窓試俱可徵才譬猶美人未出閣時與
結褵以後聲容色澤密移微變其爲顰咎疾首煙視
倩笑嫣然而媚人者神理自在讀元集者不可不知
其全也嗟乎士伸於知己淮陰不遇鄧侯大將之壇
肝目而不敢望聲應氣求則主試之文亦不可不並
覲然世有英雄之識能識天下士於風塵之表元者
知其才而才者不必元此所謂相馬者不以肥余嘗
謂漢高鼓舞一世鄧侯元功之冠而其識乃從於婦
人之一飯可笑也德玄曾卿余未獲深交其人讀是

集也而知其才因爲之序以告世之閑將略者固不必登壇而後見也

馬生伏櫪篇序

昔人有言陛下愛少而臣巳老余讀之未嘗不流涕巳而讀處仲伏櫪千里之語則歎志士患無志不患老至馬生某爲先處士門人少年負奇遇爲諸生奇最著躓諸生遂去而學劒學劒而歷九邊要害三爲大將軍揖客卒不成功名退而發憤復討故吾而事諸生技嗟乎豈非壯心不巳哉顧恨所遭時爲文法

章句之時藉令當渭濱菑川不載而鷹揚則策一兩賢良馬生何愁不逢年也馬生行年七十其文精深蒼勁獨邁流輩而抒中所敢言卽英銳少年高雲冠而上朱輪其言未必有合如馬生者馬生近著文最富不盡存存其著者得十首仲尼有言不知老之將至馬生曾提筆爲草中語叟年短而叟道長一語已足千古韓非非說難無以自見吁壯矣哉世有處仲必引之爲牙期之好予故題其篇爲伏櫪而刻之後生毋老馬生而忽其言馬生可忽則自鄧禹蚤樹功名

後尚父無顏色矣

酉戌墨卷選序

朝家日以正文體爲事而正之甚難提名心而引之正墨卷其目也自文士以淪落憎命而作者之心與主司之眼若有司焉而不得自主賈人以文爲市又從而溷之魚目夜光雜陳莫辨迨夫時過情定循題按理虛中而品置之則文章之權伸矣余山居無事朋來爲樂間有問近科某某佳者余不能荅因命兒子收坊刻汎濫閱之隨手評隲然見者不必不佳而

佳者不必盡見天下人各有心眼又不必盡同要以不失其正俾攻文之士以道詘命千百什一或有取焉

王季木制義小序

余里居靈鷲與移而爲壇石長所講席過從多東南之美齊魯以北絶少朋侶近以羅玄父得王季木以季木得周子寅徐孟明三君俱齊士所落筆俱洞筋擢髓不屑爲時人語子寅骨俊孟明氣贍而季木之思按之彌深其力又時如萬石之弩應手而赴理有

舊沒者出之說有巳陳者掃而更張之每觀其臨文時幽討遐注眞若不自知亾失衣冠泊乎神來出奇無窮卽東南諸雋何能駕季木而先之也子寅近巳空北羣嗣季木起獨孟明以病格非戰之罪登公車而奏凌雲二子並驅天下之賀戰勝者誰往季木勉旃哉

丘毛伯制義小序

天地間善萬物之用者莫妙於動文動物也至應世之文靈機耦變出奇無窮令作者神躍覽者心開動

實爲之先輩爲文如唐荆川子瞿𦒿子諸理齋父母之年二作可謂動之至極者次則胡思泉桂北海恣其筆之所至往往有域外之見意表之辭而拘儒小生畏視之浮者效顰而失其步所以爲動者亦甚難矣余覽毛伯近義十餘篇意之所命勢與俱至板者能活有者能無如古之舞劍弄丸者流搏萬象而擘遠空斯亦妙文章之用而致其動者巳毛伯自言鄉舉時覽者閱初場幾以縱橫太甚落之然則能爲毛伯之文者効其動焉可矣

胡休仲稿小引

近世文士喜新說狎侮晦翁伊川諸儒先語至撮禪玄二家之似以爲勝遂横被時名叩其中絕不曉此新故二端從何而起令尼山正法眼藏寥乎絕矣先輩每稱唐荆川諸理齋之文綽有意義然終淪落理徑巾持以壓今之文士不服也吾近於友生中雅愛休仲休仲亦謬而尊余向吾刻寓庸集小創理法休仲巳終夕不去口今更不知心許何似世或病余兩人愛而不知其惡然休仲文具在其卓然於心而晝

肰於言剷浮斂髒據勝名理若書家之李北海顔魯公挺挺風氣卽欲令余不愛不可得也不圖今日復見尼山禮樂之器試推休仲以為前茅乙未歲晏七之月書於五雲敝廬

章孟仲制義序

庚子余獲劾拙目閩中得士九人章生言作者深沉蒼簡以為必林間名宿不意乃後來之雋又奠其人或睥睨自喜目中虛亾人不謂恂恂處子也癸卯以臭乳兒屈座壇石甫仲又似蒲團上人自瞬目揚眉

外足不越階庭五步而文益深婉自超其兄亦孟因得時時挾文過從深秀與甫仲埒而琢玉礪金矯矯直上又似以孟之勁敵仲之婉其爲人亦如其文今俱翩翩上公車矣兄弟二人相雄霸士林亦各相推讓不及余笑謂章生伯夷叔齊能讓國而不能讓名眉山兩蘇入京師逢歐陽子歎賞而聲價並重壇石一拳石何敢標文學之科於是爲之序而刻之

方孟旋全稿序

文士有三派研性理則壅藻繪放才情則隔幽遐騁

形勢則違節制朕而性理爲基才情攄之形勢經之微此三美即來三疵今也或是之亾又安得入乎無疵者與之論文乎吾友孟旋二十年以前吾巳賞定其文是時所云理爲基者也墨守蕭規未之易也浸假而情來矣浸假而勢成矣理生情故幽遐微焉情生文故藻繪渙焉勢生高生下生中故節制行焉作者不知其至是也蓋孟旋之貽余書曰二十餘年性命所殉節度之所以淺深竅會之所以得失心幾及之而不能了之於手與口藉吾子知我勝我自知庶

幾定吾文天下人有可考信耳嗟乎至乎性命殉之而何理不研何才不達何文章之不立孟旋之晩而就功名也孟旋之窮而文章之達也後生小子欲速其功殖學薄而貯思淺譬之野狐禪妄希棒喝之捷而不知齋誦戒律之勤若此惡足與覩孟旋之文哉嗟乎如此而獵名以去者多矣吾言不驗天下其誰信之

茅孝若書義序

余嘗謂書家大小事無二體文章家古今亦無二法

惟俗士不務通經學古務媚時人眼而媚時者往往得意去於是好古者輒變以殉人如商君干秦三說而巧合嗟乎文之破壞甚矣孝若負異才自舞象時即能作魏晉人詩而下筆爲文已不凡冉冉至今亦漸種種矣於詩古文竟擅作者之場而於應試今文亦頗揣時人意爲鮮色煒詞乃微言正法即古文之體若松青筠綠淩風霜而出如鍾王書不問大小皆可模也孝若亦云古今文無二法蓋悟後語耳然乙卯之役已遇矣而復落命也於文何損孝若耐之即

云種種比公孫子貢禹輩不尚少年乎

吳伯霖稿序

伯霖妙才過余而以臭味謬推余四方推秇文之長及伯霖亦謬而及余然余技止矣而伯霖日進往謂伯霖文如傾國佳人直以致勝今不幸伏幽憂之中棲息聖水邅伯霖一第顧發憤索羣書而討之湛深其思而紆之篇以授方内學者其譚理如尊宿登壇名言屑玉而尊宿無其秀其鑪錘古人而挽强於一句徵巧於一字如發鏰才士而才士無其深乃知文

章之妙而良工之苦千將莫邪出而水陸斷風雨至而當其躍身冶中不避陰陽之患而攻精以出者世人不見也嗟乎此豈可與偏材小生巵言游辭以博名高者同年語哉雖然宇宙事廣矣文章之士精用之而有道者以爲枝葉吾願與伯霖閉戶而下其鍵相守於無名之樸可也

單發之制義小序

單生發之以麟經冠關西第五人名甚盛巳未上公車偶蹶不快意時余以視鹺入長安而發之冲然過

余低首屈一座且云生平於余有嗜痂之僻願相與商略余覩發之貌偉長而落穆非凡士也披其文理則如開門洞見氣則如決河下注語則如飛箭迅發廢千人而破萬里者何以躐也雖然文章之道無盡人之才亦尺有所短發之無自爲量請證之精微以詣其室行之曲折以翻其瀾益之風藻以吐其華第五之名不足爲發之雄三年之後吾當占子以杜德機其爲木鷄也其神龍也吾道且西矣

王屺生三言小序

楚王屺生別余三年餘頃在廬居而裓所刻陳言憂言授言曰三言者索余題而序之余展覽其略三言一言也謝疊山論文有小心文放膽文心無大小而小之則針芥微茫皆足以爲圓至於膽則浩瀚奮洪無所不可極書生爲文臨戰而虞勝負未陣而亂非譽制於人而不能制人膽怯耳吾觀屺生落筆無之非膽題以問短長以問理學以問花草律度而橫膽而出灑然成篇篇幾千言譬之江河怒濤排山震嶽又譬之鉅鹿之戰以一當百呼聲動天地淝水之陳

草木風鶴無非兵氣足以奪百萬之魄而制其命斯亦楚之雄師悍將天下其孰能難焉雖肰膽有所使亦虞有所挫夫風恬浪靜則不怒樽俎折衝則不戰斯天下之要言妙道也毗生其諦聽之

香樹林文小序

余自維拙樸亾奇而門人中多負奇者如陳生則梁唐生宜之特甚陳生乃盛推梅里之錢彥林而宜之亦序其文橫行長安肰三生皆歷落不偶人也夫世之亾奇而偶於時者多矣彥林寧不偶不能不奇余

覽其香樹林之文蓋畫然有所據於中而恢然肆乎其外精英之所出從云橫地而旁無人且恥夫世之慧人蹈輕襲虛徼一時之利而獨處其實者任其重且遠者以甘爲鈍而號天下之愚人至以文章之技而比於禹之治水周公之居東其自許不亦甚奇矣哉老子云不笑之不足以爲道昌黎子亦言余爲文小稱意則人必小恠之大稱意則人必大恠之矣夫笑與恠庸人之所避也而古之人甘焉以自信其必傳此可以知彥林矣

沈無回十八房文定序

余偶閱墨選行於世余實不自慊意謂未足盡人之美而人謬信而傳之於是以十八房稿請閱者踵至然塵勞作苦心目有窮卷帙浩繁覽不及竟而坊刻肆出玄黃襍陳又有贋託姓字者余心不無枝癢無奈日之不給也一日過友人沈無回山齋乃得其所評文定者覽之爽然若自獲其心目而與之共臨水鏡余心始歎而坊刻亦幾乎䵷㩋矣又問無回何以作定法無回曰據吾之眼行吾之意是諸作者有高

奇有夷暢有短而雋有長而博皆吾愛所不能割吾眼所不入而心所痛絕者俗之一字而已突哉此論是余所爲爽然而獲者也雖然人之多方而文之流俗也搖搖乎以敗絮落葉衝風波之間其誰與定之秦越人見垣知卽日生死吳公子聞樂并後世存亡而知之物有所起有所止吾學有所以定於文之先者不可以告人矣無回以爲然請書此語弁其首與海內共證之

白社草序

自來經書秇與策論不同體先輩於此循題立格不越繩尺而近世高才輩出變化無窮不復可以此概量天下肰令弱才眇識爲之文未成調而去題已遠夫惟負奇博古之傑能盡變於所不同而歸於同如吾同年軫南張公所攜郎君與諸社友白社草是也諸君之才既受異於天而胷中所苞羅探抉能獨闢戶牖往往緣題起意駕乎題之上而不爲題縛緣意命格超乎格之表而不爲格圍翔寥廓而標英靈豈繩趨尺步之流所能望涯而至哉夫款段下駟百里

而蹶十駕不及而穆王之駿騑千里遊西極鷽鳩決起槍榆不至而控於地鵬之怒飛激水三千搏風九萬以此而當諸君之文又何讓焉余故序而歸之非敢毀繩削墨爲中庸之人誤也

萬孟暘近義序

往余令鍾陵於童子試時才孟暘而拔之相別廿餘年孟暘成進士相見款款凡余所歎賞與稍有商略語孟暘俱能誦述無遺自言於先生踪跡闊疎而心神之契合筆研所揣摩千里一席也三復其所製義

淵然其思稜然其骨畫然其力潑潑然其機頴一切理套俗豔與奇詭之談絶不涉其筆端以爲似之有余想所不及以爲弗似而孟陽之爲余亦自現其座師錢太史亦云萬生之文有貞父也妙哉神劒之合雌雄而清音之諧山水乎孟陽謝庶常之選亦屈首爲令笑語之曰爲令切勿似余落落人後而偃室所造名下士又或有似孟陽者出此爲大快耳

沈無回近義序

吾友無回才高而意朗所負肝膽學術往來千古人

不可一世天下事逢所欲言吐露不諱絶無依傍回互之氣其爲文如是也夫蘇門之嘯聲振寥谷梁甫之吟悲慨未遑古之人精英所寄託而凡夫俗耳聞之不解若刁調之過而鐘鼓之駭今人閱無回文有戛戛乎不相入者如是也無回凡四上公車報罷而不悔吾輩亦相勸堅無回之意必毋悔世有阮嗣宗司馬德操其人何愁偃蹇不傳人間壯吟不作宏業哉樵薪草所刻深秀高亮足以徵無回筆墨之表矣嗟乎小東歌樵薪而令文人歎積薪則世眼所青黃

者當其咎無回不受也

呂爾搏易義小序

范師爲易大宗進門士十有九人各有所撰著不盡見而於閩見張子環呂爾搏子環之於易也深而用其奇於理無所不詣而悍勁有餘若挽强弩奮長戟而奪千軍之陣爾搏凝靜自天性而筆無虛發其精而不可移也雕龍也喻馬也其整而不可亂也周條侯之細柳而程將軍之刁斗也某居嘗謂聖人係辭以盡言不知所欲盡者何在而末世文士且濫用之

以獵於名場昔也病腐而今也病詭病浮病放矣登存什一於千百今如爾搏精整而肅典常吳子環之深勁並承師門世即不乏文士何敢越閾而稱與易功臣矣

方晦伯四明門人稿序

四明枕山而襟海其巖㟵磊奇之槩與震蕩浯澥之氣鬱浡而爲人文其爲詩古文往往多名家卓絶當代而先輩應制之文其俶奇淹博亦有可得而傳迨乎末流庸庸者拾殘瀋剩馥以爲售而小才浮藻相

率爲假詭輕佻之習而不自覺郡邑大夫賦訟之爲役而刀筆筐篋之不給或亦好畫龍而持建鼓其誰與正之汝南方晦伯先生來守四明治理餘暇闔郡之子弟日課而月程之篇爲之摘而句爲之摹令覽其所彙門人稿大都令人人盡吐其故而納其新若煥旌旗而變營壘也標重以爲質而抉精以爲華若鑄九鼎而象層嶽也若百鍊之金而五色之石也理所必有者出之心所獨喻者嘔之若剖璞於懷探珠於頷而山珍海錯無所不獻也始昌黎所云取之心

而注之手戞戞乎陳言之務去者過此以往追渾灝而詣神化與古之作者掩映千載又何徑庭焉然則四明之士輩出而登秇文之壇者當不乏而聯伯所以陶冶之者豈其微哉夫俗吏鶩名法迂教化而漢列循良必以文翁爲首吳公所舉士止洛陽賈誼一人耳而稱治平第一何也則聯伯可知已

見後齋近草序

壬子余寄官留都延陵張生𢧐與其仲蕙以母氏墓中之石來乞銘其容深墨其言嗚咽而有餘痛余敬

之曰此情至之人必能文者也已而抱文以贊且泣
然泣曰此母氏之教也於是覽其文沈沈乎其入之
深也顑乎其恫也創之而有奇也放之而成也余曰
此非其文之云也張生有據於中而爲之言哀樂不
貸於人熱則痼矣疏則達矣知其然而然與不知其
然自情至者也椎輪之爲輅積水之爲冰素絲之爲
組繪其皆以情甚者與張生兄弟三人伯且隱而不
爲文仲能文而讓諸其弟是葵也亦直以文自見而
嗚嗚然歸德於母其文也其皋魚之淚歟又兩年生

且禪彈之而成聲乃猶抱其近草乞余序余喜而序之其文即不盡能至然有其至者矣非無情者也生名言葵字午卿

孫子齋稿序

文之必以法猶匠氏之必以規矩然而膠者局之所法非法薰習成俗猶窶之人見甕牖不見天地而高才之士又破法而逃之狂象逸猿駭不存之地去面目而索其人人亾有也吾蓋讀子齋文而異之吾以法求子齋子齋弗縶也以心取識以識取意以意取

篇而詞傳焉其入於徽者遠而致乎力者鉅俗士之所𦗟子齋之所去也吾以非法求子齋而子齋之意之力之所至相剝相擊相虛實散合率其中所欲出晝然古之制也古之制子齋之匠也子齋行而司理吾郡郡之才未必遜十室而習氣沉人非法之法與破法之法交行久矣得子齋文讀之將破俗而呈爲法求諸意之匠古之制其猶方矩圓規乎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禮者理也節文之之謂也有恥且格以之爲齊民首合文安之吾以是覘子齋矣

傅子京制義小序 子京原名元範今名晉

傅生子京自髫齔時余得遇鍾陵里中士而識之子京名家子而負雋異不屑爲里人語於文清迅快利游筆皆解也稍慕爲結束簡貴之篇余笑語之曰長戟而銳短兵而悍皆勝具也鶴頸而斷鳬頸而續以人傷天悲也子京頷之去遂操筆踞勝丙午得雋第二人而陳生仲容居第三夫陳生吾虞其才縱而泛駕子京吾虞其思約而窘幅而二生俱善用其短長以横行江表百里而比肩鍾陵之獲有聲於三楚非

二子之以裁上公車二子又俱北過而別余余復笑語之曰兩生各負所短長而無斷續之患勝具自在也進而古之人通道妙理以息所服又孰能晝之於是子京檢舊所作文請余題而刻之曰元範願使世之人盡攻吾短而吾所長乃見

志遠齋會課序

今日之文自庸謭腐爛至詭奇喜僻之士莫不有套試取其所習用者而驟禁之將人人自廢矣而解之者曰此時也夫趨時莫如易周流六虛未聞膠膠焉

縛而不脫也貨殖者窺時之所必窮而預爲之算故
曰爭時若鷙鳥之發有如人棄亦棄人取亦取吾見
其終身負擔不休耳時賢之作何以異是夫秋霖夏
潦蛙蚓雜鳴當是時使朝暾杲杲有不體輕而色笑
者哉吾門人同京夫近之京夫乙卯戰罷以來日與
其同心友六七人下帷精討余近覽其文數篇能以
湛深之思寫粹精之理寧刻而入毋豔而浮杲杲日
出天朗氣淸非復時賢氣象然則善爭時者舍我京
夫其誰哉六七君子之文雖不盡見不知其人視其

友始必力掃庸謭而并絶恠奇之習如我京夫無疑矣余故喜而序之

庚戌十門人稿選序

余不佞道術浮淺非有洙泗典刑河汾風範而謬以文章之僻所至得士庚戌榜所嘗從問字者凡十人其人兩吳荆楚西江東魯不同域也其交遠者十餘年近者數月而楚有朱子上以書問代北面文字往來無虛歲不接膝而情彌親則猶行古之道也其文短長廣約奇正正奇不同調各著於篇而吾壹以吾

眠行乎十君之尺幅間則十君所以稟先民之程而
檀國能者大較覩矣雖然十君亦何必以余之遷重
也夫亦曰末世師道之不立其弟子所學習具以浮
文相高聲名相援引其附也如鑽其畔而去也如徙
乃浮淺若余所居林壑而十君名成矣偶以一日之
知直從長安寄吾文余亦僭定其文以程於當世亦
謬相稱許庶幾乎河汾之流風吾輩所尚可知已夫
以余之僭成十君之高寧文也與哉

西湖課秇序

今之君子入官致用莫不願爲令何者以其親民也然而於士不必親親士矣於文不必親蓋其精氣紛於應接耳目亂於案牘欲親之而固已疎矣异哉致盧樊公之爲邑也余託公好閒一過見公於他客有然有不然而於士若加諸膝他事有不可即不難片言決而論文譚道即津津乎不去口或挑燈據座或退食散衙吮筆潑墨非詞人賦草即諸生稅文披若鏡光斷如獄案公非獨親士夫亦有所自親耳矣言偃之愛人本原學道公孫僑之教子弟溢於博物公

其似之乎凡公所品題皆佳士士號能文者以不及出公門爲恥兹編可知也余不佞兩年溷濱四方之士亦有抱文過質者余酬答亦未有倦然以煙霞閒身僥爲之以方吾致虛劇中出暇當爲之矍然避席矣

重刻二仲制義序

二仲者鍾陵陳仲來李仲章也余爲鍾陵長時仲來方弱冠已俊爽絕倫如汗血之馬仲章猶髮覆眉冷冷出片語如清泉之墮危峰峭壁下也嗣是時時寄

余所作蓋絶塵而奔浩浩蕩蕩無際涯矣二仲今日乃始齊驅並駕幾使天下繩墨之人驚怖其言而奇服者辟易而不敢當然世之嚴繩墨之論者無如余而文之眞奇者彼自有無方之方不行之行無師之師如出空之雲倒峽之泉其形模勢至不可圍不可狀而必有所歸受世之人未見也而不可以爲訓不可以訓者彼有所天授而此學步彼陶鑄於古之人而此猶在繩傴甕牖間也以是而觀二仲之文其必名於世而亦必自今日始齊驅並駕而世猶猇猇然

鶩之何疑乎善乎舒先生之評仲來曰俞而正正而大其評仲章曰朗韻清機如曙星之導旭日清淮之貫長河然則歸不於正源不於清即奇焉浪花蕩乎焉而已余以是告世之奇人能覩二仲文者而毋以耳食誤哉

丙辰房稿選序

今日制舉之文求如先輩之爾雅渾厚不易復矣清深雄秀亦不多矣簡淡平夷益復少矣余之為此選也有三種上出蒼天下入黃泉題旨不相盭而意無

近習者一種也鎔鑄古人之書掀翻才人之調戞戞乎陳言之去者一種也卽淸而不必深秀而不必法者一種也辟之五行之取偏殺相法之取古怪時之所爲使人固無如何也吾所深厭有四惡曰俗套曰杜撰曰畔理曰裂法非惟不文也且爲文作俑焉總謂之劣而已士遇合有幸不幸文之乘時良未可定而理則理法則法君子行法以俟命已矣夫古之名將未有浪戰而勝者也韓信李廣亦自有法諸君不督耳

聶侯校士錄序

昔宓子賤不下堂而單父治記所友事者若而人不知其人所爲奚若子游絃歌武城所得人一非公不至之子羽已耳當是時無文字之習與挹質私謁之禮古人所尚可知已而末流不然士子以文爲徑已向其爲利邑大夫以典才好文爲市而縣之應玄黃之覯未洞而上下相矜飾以幾於古人不亦遠乎乃純中聶侯之羣諸生而課之秪也亦猶行古之道也錢塘五衢三劇之衝車馬如騖案牘如壘上下紛應

不曾行山陰道中袵帷汗雨不休也而純中於諸生月不廢課課不廢校校不廢品臧否否臧鼓舞其名心而折衷之於道諸生無問所臧否各厭其意去亾敢以他狎者今其文具在或研思而沈或抱才而揚畫然石立飄然雲飛汩汩然而泉涌爲品不同其爲才之所適而純中精神之所交應一也豈其爲名而名焉往當世賢者從文學而窺古治理庶幾於單父絃誦之意無相飾有相生其茲編也夫

鍾山集序

今夫焦尾之桐非中郎不賞崩岸之鼓非茂先不解常人習於所見學者溺於所聞況夫世之經生家議迷訓詁心揣得失眼障玄黄而賈人以文爲市又秦火所不能燼當爾時欲探幽奇要渺之致總浩蕩之言標繩墨之格非好學深思高才夙慧者不能而世有幾人吾自束髮降心此道今種種矣其先輩典刑後來雋異所目挑心賞不爲不多亦未遂居蔡張之後乃門人唐玄之卓左車所彙鍾山一編上下二百餘年原本千餘首而得之爲六百分之爲五集不特

世眼所希見其爲吾心目之所未歴者亦什之二三
抑何其鉅麗而特奇也吾師不云乎斯焉取斯兩生
負才故絶倫而年來以鑿枘時人退而居巉巖幽壑
之中非奇文不賞非微言不投爲此選也如唐詩品
彙十二家之外有極玄國秀英靈之集其中有所獨
至非苟而已也覽者愼勿易視之兩生近所居鍾山
深處遂以名篇

癸丑門人稿選序

昔在庚戌門士中第者十人今僅得五此五君者遇

合滄逖不同時而均以文章結余知章生余庚子所舉士也陳生金生問字壇石者也西湖經席乃得周郎白門講帷始來方子前喁後于翩翩一時並若以五君重余而五君所以重於世則何必壹是具也雖然爲才士前導爲吾破寥寂五君之文亦不可以無刻五月得其所寄各若干首遂選付梓人妄有評隲附於盍各之義

易準序

往余與門人輩說經譚道接塵論文慮無虛晷而獨

玄父周旋最長其人靈骨玄心渾中朴外諸人望之茂如也而諸人之業亦無能爲右今夏得其所選易義一一皆準於法其爲余所已歴者七所未經者三煥若神明頓還舊觀玄父其有深心哉夫文之有準猶奕之有譜匠之有繩而射之有鵠也不按則不名爲工不游神不名爲化夫有神化而廢準者矣未有廢準而神化者也余敢謂習者之門而令天下盡失智巧哉老儈以毀戒印宗法吏以破案舞律余與玄父將不免多事之誚所甘心焉矣

清音篇小序

左太冲招隱詩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獨昭明解其語昭明死此語沉五濁世中矣余嘗戲論令昭明不在山水間其音安往余於靈鷲山阿之小閣題曰清音亦名其似也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其所知者韶邪非韶邪暇日偶與二三了翢此義不可了會素業二編成刻者併索余近草先之卽以清音題篇聊付之山水而巳

近稿自序

黄汝亨曰孔子有言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惟心之謂與夫文者心之精微也心通於神神動於氣氣發於聲故精微出而文章以成可以鏤塵吹息質往俟來父不能傳之子而凡可以證於聖聖人復起不能更易故曰辭達而已凡辭聖賢所以傳神者也學膚論孟皆是也聰明之士以爲穢業而略焉不且挾才摹古意相擬測其言愈高而去神愈遠況乎繁飾聲色以爲工而其流也并其工而離之嘐然以爲大雅者在茲乎汝亨每以是旨自按其舊所爲稿在

秋水編者三得之在寓庸集者五得之然世之所不貴於寓庸者甚於秋水也又安知嗣是而得者之不爲失乎夫神明之道精微之域苟得焉可以死不恨吾懼夫失以爲得而祇以戾於世也檢之笥中得近稿二十首以煩匠氏而取證焉旹在戊子孟冬之月

西江巨觀錄序 代

君嘗覽賈生政事書慨然太息謂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心竊怪之夫吏束身奉三尺守文亾害而斤斤乎刀筆筐篋可謂曰能

而題之以俗斯不亦少年狂論哉已而深維之人非生而吏也吏亦非生而受之俗俗者道之反也試則吏不試則士吏習士士習文蓋有所漸靡非一日而然積水爲冰變而加厲而水不與夫當其士有吏之質當其文有士之質當其道有文之質失道而後俗俗以靡士士以靡文言乎含章不成服施於當世之務猶石裹華櫝而無可貴於用醇疵之化於是焉作而後歎賈生所慨然而太息者未爲過也大江以西有道之鄉弘文砥節拔俗之彥往往而出某亾狀不

自意奉　上旨按茲郡國吏問俗具悉而稍賞吾學官之功令山川所歷以觀人文間嘗進十三郡諸生之雋而衡校之而瞿然還顧於太息之譚以爲察吏於士自今日俗士而襲陳言媚有司必俗吏而務刀筆筐篋與其佞俗而得也寧迂道而失三覆三射以聚於有司而取量於徑寸不敢以故事應也浮者汰蕪者汰冗長者汰虛憍而放浪者汰淺而飾之艱庸而獵竺乾柱下之似以爲玄妙者汰本於性暢於情各極其才之所至上稟六藝下綜百家短長不同體

奇正不同變淺深不同致繁簡淸濁不同調要歸於道綦質質成文文成用俾天下無俗士之目而已合而題之日巨觀而觀止矣嗟乎人生而俛首牖下游閭閻不知丘壑之美一丘一壑勝矣烏知夫西鄉望而有匡廬五老之崔嵬幽絶與九江彭蠡洸洋莽蕩浩渺之概又烏知夫五嶽十洲瀛海三神山之屬天下之觀焉有極也

兩浙觀風錄序代

三代養士之法設爲庠序學校而訓之以德藝申之

以孝弟含醇漁藻耀於休明後世不然自制策而遞
變爲經義之選重在乎科名其文之至者固亦可以
通道而浮者特爲比偶色澤之工以媚有司非靈心
有妹而至道闊遠不可致上所觀下所習漸靡使然
也　朝廷憂之令督學使者歲一校士擇京朝官博
雅負物望者與試事總總乎文體經術之爲訓而未
也御史秦　上命巡行郡國察郡吏安抵庶而亦委
以興賢育才之事所至得校士品秩而觀風行焉非
以爲文而已夫亦曰士者四民之首而他日良吏所

縣顯文固士之先資而靈心呈郁於世變俗流大有
窾緊云爾浙山川鄗秀㨗爲人文薄海不敢望余不
佞樸遬少文奉　上寵靈亦得以巡方之役所至下
有司試諸士文次第以上而因爲一澄覽焉所云至
而通予道者有之未易一二言大較以氣之靈隨方
域所習漸靡爲文浙以東其士剛其文英傑而浩衍
若大江之流而失也草野而椎鄙浙以西其土柔其
文深秀而逸俊若卿雲之燦而失也儇巧而浮渉相
輔以行而折衷之於道皆國器也浙人文冠冕海內

而渢渢乎大國之風風足以觀矣抑余因是而譚其旨於易夫易之巽風也其性爲入入而後說之爲兌爲朋友之講習說而散之行乎水上則渙爲沿洄曲折波瀾蕩漾彌天下之至文然則六經之爲文固未有無所入以爲說而能渙以散之者也入乎道則醇入乎才情則雜入乎詞藻聲華則麗而駁而他日之人品功業徵是矣故曰下之所習上之所觀也易亦有之風行地上曰觀而其行乎水曰渙觀以觀其所渙者也故先王以省方覩民設教神道設教而天下服

矣余卽樸遬少文不敢謂古者庠序學校所以爲觀之具盡屬於此然教先士士先文合是將何觀焉因錄之與諸士爲質士誠繇之以講習端所從入舉末世而三代之勿謂非此具也

素業四編序

山居無事自品置泉石酬應朋從而外惟是淑蕤論文爲帶來宿疾二三子亦謬而尊予予亦不自避匿謂文章之權冷趣所私世人之所不爭凡三年集四方之士討得文如干首仍名曰素業而次之爲四編

以授梓人客有憂予者曰子是編可無出先是酉戌諸卷之刻嗜文者或奉之爲祭酒而薦紳家不以爲嘅名則以爲旁亾人且坊刻之託予以贋眞者俱坐予以不赦予笑應之曰文非爭器也惟名自外來郎欲求爲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庶幾從文以核名從博學明道者以核文稍有不與俗同而紹先民之法以存聖賢旨歸之百一予亦幸可以無罪矣乃若出而垂名竹帛處而勒微言爲名山之藏此非予今日所及以讓當世之銳心不朽者

易義分編序

易義無方而商瞿而下伊洛以來紀不一門吾友張維誠精研名理尤深於易嘗涉歷百氏解而以理象數三家詮證所指隨以所指緒餘涉歷制舉義千有餘篇而分之爲三曰奇編曰新編曰廣編而文備矣義悉矣道妙之精變心靈之苞符人代之高華若挹潤於河采寶於山汪洋陸離何所不有然猶記余弱冠時所酷嗜無如易刪文品彙與統粹二編自歸崑山董會稽而外遠如施璉川諸理齋孫正峰沈青霞

近如陳霽巖許見曾方衆甫輩或大師獨登或競師
偏指皆昭晰羣品鼓吹一時今已淪落散佚千百而
什一向微維誠斯編出則魯靈光無存儘年不供不
知此後浩浩蕩蕩何底止也雖然道一而已正出奇
故催新約致廣文寧有紀從無紀竊一從文竊道從
制舉義竊文學者因以知代因以知維誠可矣維誠
有子曰堯則有倩曰陸生位時俱俊穎絕倫共訂一
室疑於老泉之有子瞻晦翁之有仲默它日不止以
斯編嚆矢秇林而已

羅玄父稿選序

余廿餘年來及門之士獨玄父周旋久海內人始猶以余知玄父而後乃以玄父知余玄父自謂師予而予之心師玄父世不知也然予既得玄父而道若尊而言若微即及門之士藉玄父靈液玄津以沖舉者無限而玄父獨蹶于一第屈原天問之作尼父命也之嘆豈不悲哉乃玄父制義具在正者可以翼六經微者可以苴二氏不令人驚喜者如衣布菽粟才士所不遜而令人推遠者則似腐之神理似态之力量

湛一眞而揮八極章句之儒所不解也昔之才子如邵北虞桂北海輩至今猶傳頌其文而魏文靖陳檢討且抗聲名臣之列嗟玄父詎以一府科名定千古哉然則玄父所重有在而卽秕文以論玄父則如此

墨史小序

劉穆之言書雖小事宣被四遠結繩而後草玄圖妙不可謂非墨卿之勳然心之精微口不能言墨卿卽有勳伐當其詣微孔靜幽渺亦烏能自宣其致其代有汙隆製有因剏品有俗雅烏得而無史史肇自馬

遷其爲紀表世家列傳甚具後代閱世覩變者亡以
加尚方氏立廓準之作墨史稱玄圃之龍門若伯倫
頌酒栟櫚品蔡昌黎傳頴天生神物託于人行於世
斯亦千古翰墨得失之林也然史載墨卿適韋仲將
李廷珪而下逮乎邵方汪程精而燦者出新都居多
而韋李舊物烟銷水沉與其人邈矣難接或戲石昌
言子不磨墨墨將磨子寧無喪達者一慨然則存而
不磨爲墨卿立功者惟史而已

往予視學江右舉指意格三言與諸生論文衆以爲
然而臨筆落紙時有不盡然者非不然也末流蕩人
而曲士拘而多畏其高濶自喜者發響泛駕未肯俯
首羈紲之內操必然之論而强之合是爲難耳獨試
鉛山生得李倩玉文而快心賞之彼其才固天授胸
中空明若鎔羣書之液而契三言之妙嘗題其牘曰
有見解而非渺有膽魄而不浪有機械而不佻蓋能
然而非使之然幾乎養由基之射泰豆氏之御矣辛
酉遂舉於鄉第一人而典試者爲周玉繩中允玉繩

嘗從予問業西湖之上昨自江右還語及李生相視大笑乃知文章有神其犇合如此而有然有不然者非文之至也頃倩玉刻鶩湖草還而問序於予予亦安能舍夙昔所許而稱引之抑聞之昔者楊文襄督學秦中稱李獻吉爲冠獻吉舉第一人而卒以古文辭卓絕當代其氣節亦嶽嶽古人則予所期於倩玉豈僅以制舉藝冠一時已也

墨卷選序

文章之理萬世不能易惟是氣格與時升降中人後

時以趨智者先之而當其時拔幟標勝以移世俗之
覩者亾如中式之墨顧其中稱合作者亦無幾人其
淳澆高卑作者不能自定也太史湯嘉賓張世調兩
先生登壇自命爲世導師其於歷科諸墨擇其佳者
篇爲之評句爲之摘如堪輿家之指山川起伏迴合
瞭然在目而予亦嘗爲二三子酬對不能默然自宣
德至萬曆之卯辰多所品騭附于老馬之識途然二
公有奇賞而予稍嚴於格又如老吏覆案不害其爲
大同也吳生采于讀書湖上研心此道乃彙兩太史

所評合以予評而彙題之曰三先生墨選參而伍之
心理相準於時徵變於文徵巧其亦可以無遯情矣
豪傑命世之士於此諒有獨覩而趨時者亦不能廢
局而睹勝若夫末學狂生恣胷臆而蔑典刑以倖其
技之一售吾未如之何也巳

寓林集卷之七終